



撰文：麥佩雯  
攝影：陳焯輝、善導會提供

## 出監以後 我的十年如何過

01

細強沒有特別強的表演慾，他記得，數年前作為觀眾欣賞其他更生人士演出的話劇時，因感懷身世而淚流滿面，「劇中有一個角色是黑社會大佬，特別像我。」該劇第二次公演時，他答應演繹該角色，因為記得戲劇帶給他的情緒釋放。

話劇一開始只在學校演出，意料愈做愈大，已在多個售票場地演出。本月10號，他們終於正式成立名為「魁星」的劇團，同日演出迄今為止最大型的一個音樂劇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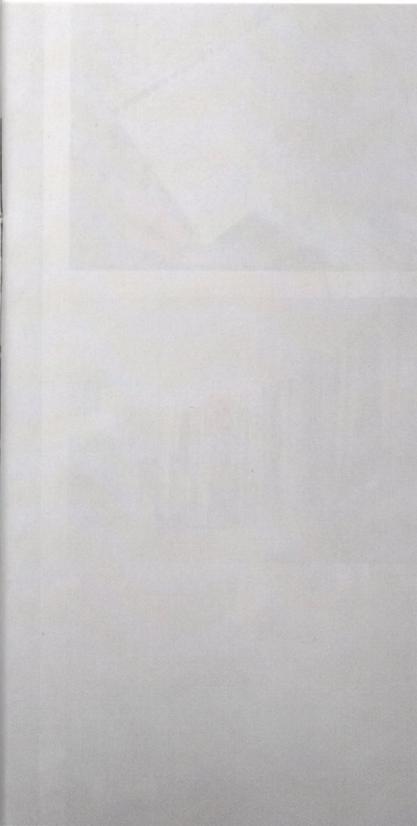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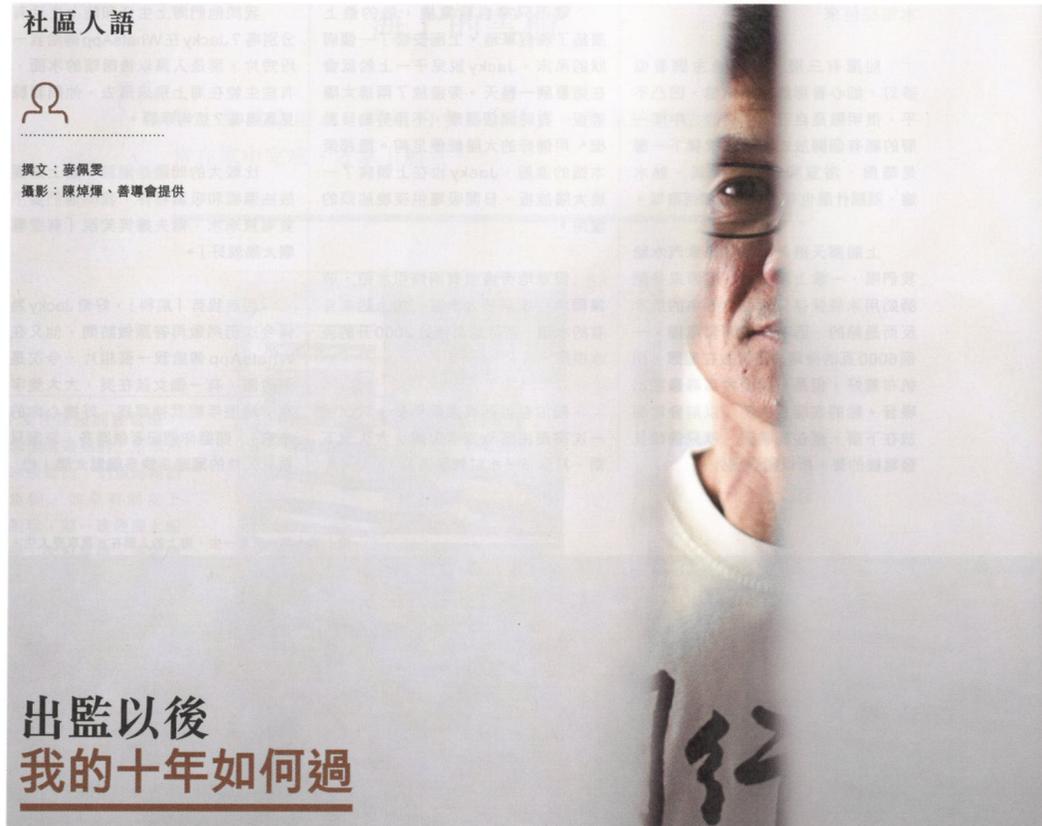
五月開始，十多人在村屋內每晚相聚埋頭苦練。在戲劇老師教導下，排演舞台走位、肢體動作和聲調語氣。細強是該劇主角之一，他除了演戲還會即場唱歌。整個過程最珍惜的，不是在台上的時刻，而是演後30分鐘的分享時間。

「我吸過毒，年紀大，記性差，背

不了台詞舞步。」近日加班排練時，他被導師狠狠糾正演出及舞台技巧。現在的他，似是以分享自己的過去，來為之前犯過的錯贖罪。

### 21年間坐16次監

細強現時年約50歲，1984年至2005年的21年間，坐過16次監，留有46次案底。他11歲便加入黑社會，14歲第一次吸毒，18歲因為行劫傷人第一次入獄，到23歲第一次出獄。「那時（1987年）剛推出『大哥大』電話，我不會用，感覺像跟時代脫了節。」



### 求職篇：不敢見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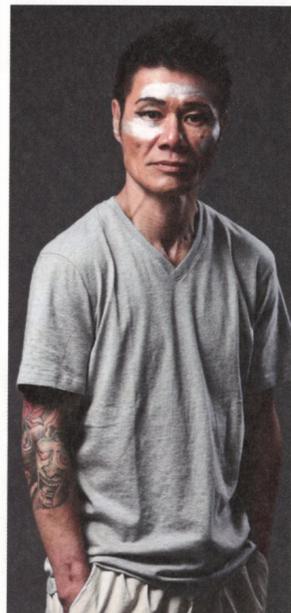
他曾嘗試找正職，但比起別人加諸身上的標籤，有時也許是他標籤了自己。「每次求職時叫我填犯罪紀錄，我都不知所措，索性不見工。」他亦試過應徵巴士車長，明明已通過面試獲聘，只差訓練前要做身體檢查。但他一聽到要抽血，自知吸過毒「啲血壞壞咗」，竟「斬腳趾避沙蟲」，放棄工作。

曾有一間運輸公司聘用他，才上班一星期，因露出手臂上的紋身，老闆就叫他「明天不用上班了」。但那間公司的老闆不知道他有坐過監，細強說可能只是自己態度不好，未必有被標籤。他很多朋友，自問若要找工作總會找到，但每次做不夠一個月，就覺得心癢想「搵快錢」，再次從事不法勾當。

### 住宿篇：住在歷史建築上

那糜爛的廿年間，他居無定所。有時借住損友「毒寶」家中，若得社工安排就住宿舍，若有錢就租間板間房，沒錢就露宿街頭，反正是爛命一條。最後一次出獄後的這10年，他要麼住在戒毒島或戒毒村裏，要麼住在社福機構宿舍，現時則住在西營盤的政府單身人士宿舍，就是那幢紅磚石柱、婚紗相拍攝熱點建築。他開玩笑說：「我可是住在歷史建築上，你們羨慕也羨慕不來。」

單身人士宿舍有6個床位，每人用木板分隔約3米乘3米的空間。細強與室友關係不過不失，投契的便共享資源，偶有不懂規矩大吵大鬧者，細



02

### 魁星劇團

魁星劇團現時約有24名成員，一半是更生人士及已戒除毒癮人士，一半是義工及善導會職員。劇團成立目的，主要為讓更生人士坦率發表心聲，以及讓社會加深對他們的諒解和接納，而演出劇目多是以更生人士自身經歷改編。

01 細強每天穿過白色布簾，進入單身人士宿舍房間。

02 細強近年與其他更生人士及義工組成「魁星」劇團，以話劇分享自身故事。



強也曾發惡一次，對方隨即收斂。宿舍內不能明火煮食，只有公共大廳有冰箱，但細強從不會放食物在內，因很快就會不翼而飛。他亦甚少去大廳看電視，現在的他喜歡寧靜。

至於經濟方面，他現在主要靠綜援、分享的車馬費，或朋友偶爾介紹的兼職維生；扣除宿舍租金，每月收入約為4,000元。他說自己孑然一身不用供養家庭，用錢不多。若臨近綜援發放日時真的不夠錢用，就少點出街。

義工篇：我可以怎樣幫人呢？

離開牢房10年，沒有再碰毒品6年，現時他沒有正職，可算是「不務正業」，但此業非彼業。以前是做不法勾當，現在是做義工。「社工幫了我，我可以怎樣幫別人呢？」抱着如此信念，他積極以過來人身份做義工，入島入村鼓勵其他過來人，到學校分享，參與話劇演出等。

曾在街上重遇損友，對方誘導他做表面上很輕鬆的兼職，但細強有江湖經驗，心知不妙，沒有貪心，堅定拒絕。曾有朋友取笑他：「點解你5年無正職都未死得？」

感情篇：是否我自卑？

跟細強聊天的第一句，他說：「我因吸毒失去一切，若那時沒有食番（毒品），現在已結婚生兒育女了。」他有過不少女友，彼此的關係僅為各取所需，每每他入獄後，一次都沒有來探監，隨時搬走他住所內所有財物。

首次出獄後，他曾有一個談婚論嫁的女友，後來細強曾搶她手袋拿錢。前女友為了他曾經自殺，又幫忙

在工作的銀行批出假信用卡，導致有不良工作紀錄，迄今未能晉升。因愛成恨的兩人，本自1994年已沒有聯絡，豈料事隔20年，前女友突然以短訊聯絡他，又帶小朋友出來和他見面，兩人吃了幾次飯。「她聽說我重新做人，好像過得不錯，想鼓勵一下我。」這次表演，前女友也答應了來觀賞演出。

現時他已「改邪歸正」，何不找個女朋友，談一次正常戀愛？他第一反應就是自己沒有經濟基礎，「貧賤夫妻百事哀」。「是否我自卑？我也不知道。是否我自己開住自己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我真的不急，因為急也沒用。要有的時候自然會有，隨緣吧。」

家人篇：母親的最後一面……

2005年最後一次出獄，那時細強已40歲，兩袖清風，和家人斷絕來往8年。「我好想再見家人，尤其是媽媽。但我知如果不重新做人，他們不會見我。」他重遇一位多年來對他不離不棄的社工，終「的起心肝」入住石鼓洲康復院戒毒，「今次交畀你（社工）話事，你叫我住邊就住邊，做咩就做咩」，終於在2006年成功戒毒。

改過後細強曾到舊居舊舖尋找家人，但人去樓空。去年，他得知母親病危，全家相聚在醫院送終，細強馬上趕往醫院，但沒有硬要衝上病房，「我知如果其他家人不高興，趕我走而吵架的話，阿媽走都走得不安樂。」他沒有硬來，回宿舍後哭了72小時。

近5年，他持續去內地連州瑤族的山區做義工，他說看着小朋友長大很高興，好像多了一群家人。也許這彌補了他對家庭的遺憾。



03



04



05



06



07



07

**更生人士獲釋後的各項挑戰**

**保安局**

- 2009年-2014年，每年平均約8000名成年更生人士

**社區組織協會（2009年調查）**

- 14%與親屬同住
- 25.9%有全職工作、當中的57%月入只有5,000元以下
- 57%獨居
- 71%求職時面對歧視
- 75%以上屬單身人士或已與配偶離異

- 03 細強近年喜歡抄寫聖經及文章。
- 04 細強現在不怕悶，閒時就看看書。
- 05 細強自稱記憶性不好，把活動日程記錄在月曆上。
- 06 五月下旬起，細強每天自西營盤寓所坐車到沙田排練舞台劇。
- 07 雖只是暫住在宿舍，強細所屬的角落頗整齊乾淨。